

追忆母亲

□于春林

母亲不在了,我特别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在母亲节那天围在母亲身边嘘寒问暖,我则黯然神伤。不过,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如约回到老家,看看老宅,奔赴一次生命的契约。

风又一次掠过老宅的檐角,发出细碎的声响,像极了她唤我小时候回家吃饭的语调,唤醒我对过往的回忆。我站在这熟悉的农家小院里,手掌轻轻抚过斑驳的土墙,那些被时光掩埋的记忆,便顺着手掌的纹路,一点点清晰起来。

母亲常说,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,就是把我和姐姐们拉扯大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她用一双勤劳的手,为我们撑起了一片温暖的天。记得小时候,每到夏忙季节,母亲和男人们一样总是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,直到很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。那时,父亲在生产队里当队长,整天忙碌着,家里的活儿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来做:烧水做饭,喂猪喂鸡,还要打理我和姐姐们的日常生活。看到母亲辛苦的样子,我暗暗发誓快快长大,早点儿帮助母亲。

母亲除了勤劳之外,她的针线活是出了名的好。家里人的每一件棉袄,每一双布鞋,都出自她的手。冬夜漫长,她就坐在煤油灯下,就着昏黄的灯光纳鞋底。锥子穿过厚厚的鞋底,顶针上常常留下她手上的血迹,她默默擦掉,不留下任何响动。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,像她细密的爱缝进了岁月里,把

儿时“蹭电视”的欢乐时光

□葛新胜

说起儿时的快乐事,“蹭电视”便是其中一件。

20世纪80年代,读小学的我,每每放学回到家,把书包一扔,拿块馒头,啃着就跑,将大人的叮嘱完全抛在了脑后。小伙伴们相约来到村东头的空地上,玩“小磨子”“老和尚赶山”“指天星过天河”“摸瞎”等游戏,一项接着一项,总是玩不够,那真叫一个酣畅淋漓,直玩到大人喊“吃饭了”,我们才回家。

回到家,胡乱吃上几口饭,碗一放下,人又跑得不见踪影。白日里肆意玩耍,待到夜幕降临,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奔向二蛋家,抢个靠前的位置,等着看电视。

那时,村庄里有电视机的人家不过两三家,且都是黑白电视机,有12寸的,也有14寸的,二蛋家就有一台。而我们大都是蹭电视的常客,这帮小孩子不管三七二十一,这家瞅瞅、那家看看,私下里议论各家电视机的尺寸、清晰度和音量,也为电视剧里的人物、剧情争论不休。《康德第一保镖》《海灯法师》《八仙过海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楚留香传奇》……这些充满传奇与梦幻色彩的电视剧,让我们的童年生活变得有滋有味、多姿多彩。

远去的蛙鸣声

□董国宾

忽而已是夏天,辣辣的太阳隐去,蛙鸣声声叫醒了夏夜。一声,两声,忽然响成一片。近在眼前,又让人遐思久远。这是故乡的蛙鸣,一到夏天,就从记忆的田埂上往外跑。

鲁西南平原上,一袭烟雨滋养下的柳塘,河道交错,绿水成影,一片片草滩,还有一块块铺满绿意的水田,宛若清梦,更迭着时节,魂牵这个北方灵秀的水乡。一头头水牛自在地踏水,故乡的乡亲忙碌在日光水影里。这江南般秀美的水乡似一朵卷云,摇曳在童年的影子里。

孩童的时候,村南边有一片低洼地,冬天一过,大地敛去寒冷,原野上有了清亮的色彩,来不及眨眼,春意便充盈四方,那片低洼地长出许多小草来。气候适宜的水乡,会有一场场雨水降临,这眷恋的春雨一下就是好几天,把田间青苗和一片片树木洗得很绿,整个草地也注满了春水。到了夏天,水草丰茂起来,一只只蝴蝶舞着双翅飞过来,孩童也相约来到那片水洼子,用纸折起小小的纸船,在透亮的水面上启航小小的梦想。到了夜里,水洼子突然有了蛙声,那悠远的蛙鸣似一片月华锁住了我的心。

夜幕一点点垂落,牛羊入圈,百鸟归巢,村落在安静中晃动着点点灯火,水乡的夏夜似乎平静下来,但自然的节奏没有停歇。村南头那片水洼,一只只青蛙像刚睁开了眼,开始吞吐柳塘的夏意和夜色。它们一句一句唱欢歌,唱水乡的清秀,

温暖裹在我们身上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那一年,我在市里读高中,父亲阑尾炎手术住进了医院,家里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母亲肩上。她既要照顾父亲,又要操持家务,还要为我的学费发愁。那段时间,她的头发白了好多,背也驼了不少。可她从不我们在面前流露半分苦楚,总是笑着说:“没事,苦日子总会熬出头的。”为了给我凑学费,她把家里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,还要四处求亲戚朋友借钱,当她把皱巴巴的学费交到我手里时,我看着她那双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的手,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她则笑着鼓励我要好好学习,给家人争口气,母亲的话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。我也从未叫母亲失望过,努力成为别人眼里的好孩子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们都安了安稳的工作和家庭,该轮到母亲享清福的时候了,可她偏偏身体疾病缠身,又走得很突然。在一个秋日的凌晨,她没能等到我好好孝敬她。她走的时候,眼睛盯着我,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说,给我留下一生的遗憾。

回忆既充满幸福又含着苦涩。此刻,老宅的风又起了,那声音在小院里回荡——遥远而亲切,这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声响。我仿佛又看到母亲站在檐下,笑着向我招手。她的笑容依旧温暖,她的眼神依旧慈祥。我知道,母亲从未离开,她只是化作了檐角的风,化作了风中的叮咛声,化作了我生命里每一个温暖的瞬间,长久地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后来,小伙伴们看电视都不约而同地只去二蛋家了。二蛋的爸爸买了一张彩色塑料膜,往电视机屏幕上一贴,黑白屏幕就瞬间“上色”,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

每次看电视,最后离开的永远是我们这群孩子。明明知道一天只播两集,剧集已经结束,我们仍心存侥幸,总盼着下一秒、再下一秒,还能播出想看的节目。直到屏幕上弹出“谢谢收看”的字样,我们才缓缓地起身,嘴里嘟囔着慢慢离开。

除此之外,还有好几次,蹭电视闹出了笑话。因为白天玩得太过疯闹、身心疲惫,晚上看电视时我竟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旁人全都走了,我却浑然不觉,最后还是二蛋的父亲把我叫醒。当时我靠在二蛋家的麦囤上,坐在暗处,睡得格外香甜。后来听人说,要不是我打呼噜声音大,恐怕就被二蛋爸爸关在屋里过夜了。母亲得知后笑着叮嘱我,下次看电视别躲在暗处坐。如今每每想起,仍觉得十分好笑。

而今,液晶电视、影院层出不穷,智能手机更是全面普及,“蹭电视”的岁月早已一去不返,成为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与专属记忆。那段蹭电视的时光,是童年最纯粹美好的回忆,为我们的精神家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每每忆起,心底便漾满温暖与幸福。

唱故土的天然与淳朴。这些小蛙先是喊一声,喊得纯净和透彻,喊透了柳塘的夜!水草茂密的水洼子热闹起来了,蛙声此起彼伏,满水满地都是蛙鸣,盛大而悠远。月亮跑过来,树梢洒了一片白,一轮皎月照到水洼上。小青蛙如同孩子,蹦蹦跳跳四下里看,非要把那一轮月端个究竟。夜空中,明星荧荧,水草里,蛙声又起,柳塘的夏夜动起来了。村南头的“呱呱”声,在朗月下一浪接一浪,如斯天籁绵远,空灵,纯净,我的童年在柳塘的夏夜枕着蛙鸣入眠了。“江南孟夏天,慈竹笋如编。蜃气为楼阁,蛙声作管弦”“青草地塘处处蛙”这古诗词隽美的文字,穿透历史走过来,仿佛驻足在柳塘的月光里。

长大后远赴他乡,城市的夏日总是燥热喧嚣,高楼林立隔绝了田野清风,霓虹闪烁掩去了月色清宁,再也听不到那样纯粹动人的蛙鸣。偶尔夏夜独坐窗前,耳畔只有车流喧嚣与人声嘈杂,心底总会不自觉想起故乡的水洼与荷塘,想起那层层叠叠、连绵不绝的蛙声。那些伴着蛙鸣的夏夜,那些结伴嬉戏的时光,那些乡土间的烟火与温柔,都深深镌刻在心底。时光匆匆向前,故乡渐渐远去,旧日的景致慢慢变了模样,热闹的水洼渐渐沉寂,往日的蛙鸣慢慢消散在岁月深处。

童年的蛙声是乡土里的文字,是青草从里通俗的乡音,是柳塘水乡朴拙的自然之声,更是故土的一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,温暖地挂在两腮。隔空的时光里,远去的蛙鸣带走了一段记忆,却保存了一个童年!

土布鞋

□樊二龙

夕阳洒在那条蜿蜒的小路上,金色的光芒映照着脚上的一双土布鞋。那是娘亲手为我做的,那鞋子不仅轻巧,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骄傲。到了学校,同学们总是围着我,他们好奇的目光落在我的土布鞋上。“这是哪里买的?”他们问。我总是骄傲地挺起胸膛说:“这是我娘给我做的。”

娘的手总是那么巧,她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为我们这个家编织了无数的温暖。每当我看到那些精致的针脚,就能感受到娘对我们深深的爱。

岁月如梭,转眼间,我长大成人,在城市里工作。城市的天际线高耸入云,霓虹灯闪烁着冷酷的光芒。

我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脚下是硬邦邦的水泥地,心里却怀念着乡下柔软的泥土。同事们的皮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,而我大多时候也穿着与他们相似的鞋子,以符合这座城市的节奏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生活,我渐渐忘记了布鞋带给我的那份宁静和自在。我开始追求更高的工资,却忽略了内心真正的渴望。直到有一天,我在街角的一间小店里看到了一双古老的布鞋,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久远的故事。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我所追求的一切,都不如娘的一双布鞋来得珍贵。

“五一”假期,我回到久违的家乡。踏进家门的那一刻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那种熟悉而又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。娘已经忙碌了大半天,桌上摆满我爱吃的家乡菜。我迫不及待地坐下,夹起熟悉的菜肴,那味道瞬间唤醒了我所有的味蕾。

饭后,娘拿出一双新做的布鞋,放在我的面前。那是一双简朴的黑色布鞋。“这是给你做的,虽然你现在长大了,但我还是想给你做双鞋。”娘的声音依旧温柔。

我接过布鞋,心中暖流涌动。我轻轻地抚摸着鞋子,感受着每一针每一线的用心。这不仅仅是一双鞋,这是娘对我的爱,是她对这个家的坚守。我穿上布鞋,立刻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感。它们仿佛在告诉我,无论我走到哪里,家永远是我的港湾。

岁月如同一位无情的画家,悄无声息地在每个人的脸上添上了皱纹。娘也不例外,她的鬓角已经斑白,眼中的光芒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明亮。我看着娘那双曾经灵巧的手,如今因为岁月的侵蚀而变得粗糙,关节上也布满了老茧。每次回家,我都会发现娘的变化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忙碌于家务,而是喜欢静静地坐在窗边。有时,她会轻声叹息,说自己的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了,甚至有时,她的手会因为风湿而疼痛不已。

我知道,无论我走到哪里,娘的爱都会伴随着我。而那双土布鞋,将永远提醒我家的方向和爱的力量。



版面配图由AI生成